

百岁杨苡:光阴呼啸带不走的人和事

孟虹

1月27日晚,杨苡女儿赵瀚在微信朋友圈发布讣告:“妈妈坚持到癸卯兔年,一生顽强而充实,终于可以休息了……”104岁的杨苡不是一般的百岁老人,她的家族和师徒中,不乏中国近现代史上星光闪耀的人物,她与巴金一家人的情谊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她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们,那些不同家世、不同性情的青春生命,各自有着令人唏嘘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因为长寿,杨苡几乎看到了同时代所有人的结局,荣辱浮沉,生老病死,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

她首创《呼啸山庄》译名

杨苡原名杨静如,生于1919年,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也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作为译者,她首创了《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她的翻译至今仍依然是这本名著最为经典的译本之一。

她的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和夫人戴乃迭一起,被认为是“翻译了整个中国人”;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姐夫罗沛霖是电子学与信息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丈夫赵瑞麟是外国文学专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发起人之一,上世纪40年代,在中国最早翻译了司汤达的著名长篇小说《红与黑》。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红与黑》《呼啸山庄》,杨苡与兄长杨宪益、爱人赵瑞麟共同推动了中文与世界对话,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里生根开花,成就了文学翻译事业一个又一个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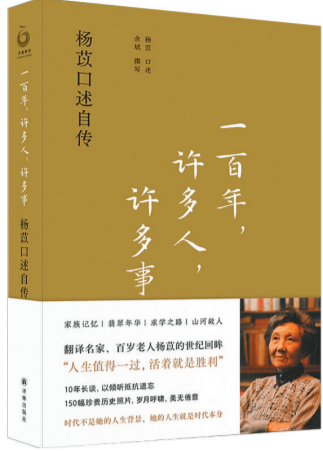
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于2023年1月27日晚去世,享年104岁。杨苡首创了《呼啸山庄》的译名,并翻译出多部经典作品。杨苡出生于1919年,从小受五四精神的影响,长大后爱国、进步和对真理的追求融进文字中。2022年12月,杨苡先生口述、余斌教授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出版,这是先生生前唯一留下的口述自传。从1919年走向今天,杨苡的人生百年,也是中国沧桑巨变的百年。

说到翻译《呼啸山庄》,杨苡回忆说:“当年翻这本书时,窗外乒乒乓乓刮大风,我就嘴里wuthering heights, wuthering heights念着玩儿,想到了‘呼啸山庄’这个名字。我告诉你呀,这就是种玩法,我一直觉得翻译就是好玩。”

一百年里许多人许多事

因为长寿,杨苡几乎看到了同时代所有人的结局,荣辱浮沉,生老病死,都已成为烟消云散的往事,然而,往事仍然清晰地驻扎在她的心头。杨苡说:“人的一生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 “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我简直是狂喜,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总想大

笑,又怕是在做梦。” 在杨苡的回忆里,那些在历史浪潮中留下足迹的有名人物,总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另一面。 吴宓是西南联大的名教授,给大家上欧洲文学史,杨苡记得的却是吴先生这样的模样:左手抱一本洋装书,右手持手杖走进教室,讲但丁的《神曲》时,比画着天堂与地狱,一会儿俯掌仰首向天,一会儿低着头踱下,让大家笑了又笑。 关于沈从文的记忆也是如此,初次在青云街遇到沈从文,她记得的是沈先生“真是容易害羞,不害羞也是有点害羞的样子”。沈从文在众人面前讲话,具体说了些什么,杨苡早已忘记了,只记得桌上老有苍蝇在零食上飞舞,沈从文一面说一面挥手赶,一挥手,袖子那儿就有棉絮往下掉,塞回去又掉出来,她看了想笑又不敢笑。 杨苡同宿舍有个女孩叫陈蕴珍,和她一样是巴金的“粉丝”,也给巴金写过信。命运很有趣,这个女孩后来改了个名字叫萧珊,成了巴金的妻子。



1999年,84岁的爱人赵瑞麟病逝于南京;2009年哥哥杨宪益去世,终年94岁;2017年12月,姐姐杨敏如离世,享年102岁。“丁聪、吴祖光、罗孚、我哥……这些人全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那些在杨苡百年人生中次第出现的“许多人,许多事”,都成了可感可念的回忆。

美无倦意 人生值得

百岁时的杨苡仍然保留着少女的情怀,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她打趣说:“我记住的经常是些好玩的事,就像你们现在说的‘八卦’。”少女时期的杨苡就和她崇拜的巴金通信,这一通就是69年。也正是巴金的介绍,杨苡认识了巴金的三哥李尧林,也便是这本口述自传里反复出现的“大李先生”。 与大李先生的通信,成为杨苡少女时代的小秘密,不仅对母亲,就连好朋友她也没有分享过。大李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外

天地赐文章 静待花开

胡竹峰

读书一事,喜欢的人,迟早有一天会摸进自己门庭。文章得意处,错过是他们的损失。如此好文章,何必便宜别人。 少年心性难免喜欢花枪,读多了书,领悟出一些世事,才知道花枪不如唱腔。戏曲舞台上,做派第一,只有小演员才去翻跟头耍花枪。总以为辞章灿烂,桃花灼灼才是才华,原来一果子果的清香之美更令人低回,更可以把玩。文道孤而不孤,总有些人懂得的。 年轻时候写作,希冀五十年后文字不至过时。十八九岁的少年,心想倘或一辈子写作生活,写到七十岁八十岁,眼睁睁看文章流水,如一场春梦,真是无趣。人生虽空,唯愿此岸文章不空。总想倘或鲁迅、废名著我文章会如何?倘或庄子、苏轼看呢?每每如此想来,总让人汗流浹背。汗流得多了,浊气就少了。或许还真得了几

分庄子笔意,苏子笔意。文章之上有圣贤之眼,更上方有天地之眼。文道孤而不孤。 每每想作些《朝花夕拾》一般的文字。如迅翁者,倘或没有《野草》《朝花夕拾》,也少了生机少了趣味。有个偏见,读书随笔写多了,下笔行文容易干燥,文章燥不得,潮不得,火不得,水不得。山野不同,可燥可潮可火可水,火焰山或许不美,其爆发力也足能惊人。而山水自然之美,瓜果虫鸟的味道,读书取代不了。 朋友看完《史记》,写了一组读书随笔,问如何?我说漏气了,好不容易读书积累元气,作得如此文章,亦如七窍死了。朋友问如何?我说写西瓜试试,写写出鸟试试,将《史记》气力贯通进去。以后看了大山大水,再写写读《史记》的感受,或许跳脱开来。不知朋友意下如何,或许不以为然,

一个人一个路子,有此一问,有此一说,说说而已,听听也罢,不听听也罢。 沉读过旧体诗,友人看了欢喜,我更喜欢,最怕让陆放翁读快板书。诗词兴味是有的,容易入了古人腔调。今人不可能写出唐风,但着力写出宋诗,写出明清人的味道,怕也不难。读张岱诗词集,叙事而已。钱谦益诗词,也嫌用典太多,有读书人的迂腐,胸襟少了坦荡,并不喜欢。竹枝词杂事诗一路,民风浩荡,记事记人,摇曳风格风情。我心性有俚俗,鸡鸣枕上,夜气方回,乡村旧年锣鼓声,犬吠声,鸟啼声,叱骂声,小儿哭声,小溪流水声,乃至播种声,收割声,鞭声,坛坛罐罐空转声……一声声在耳畔回响。 文章风雅一些,文章格如此,如此才入味。诗词不妨白话一些,以古人腔调,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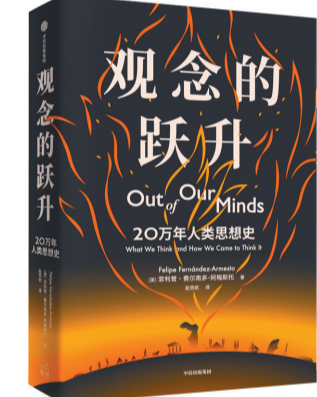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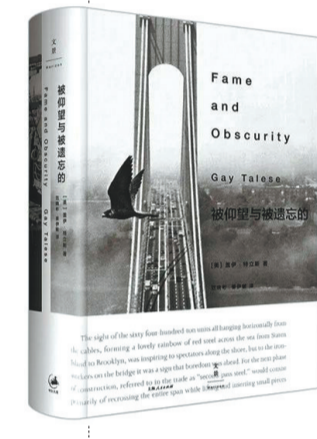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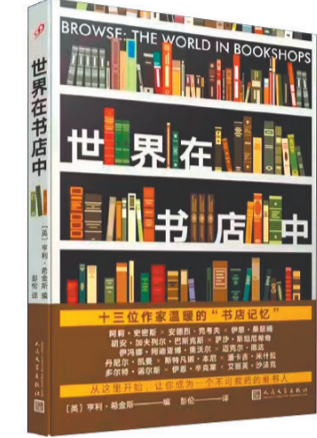
文系。半年时间里,杨苡收到了来自大李先生的40多封信。她给巴金写信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更多是一些小女生的日常流水账:吃了什么,到哪里玩,要看什么电影,遇到什么人……什么都汇报。她把这几封信都编上号,小心地放在一只漂亮的盒子里,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这一段关系,到底是不是“恋爱”?直到现在,杨苡自己也不说清,这或许成了她的一个心结。她有时候会说,“我们年龄相差很大,不过这个年龄差在现在也不稀奇。”但有时候又会说,“我们啥都没碰过,外面说我们在谈恋爱,多恶心啊。” 在杨苡的记忆里,西南联大的生活也尽是些好玩的八卦趣事,就像余斌教授所言,杨苡似乎一直有一种女生的状态,“如果她的同龄姐妹们还在,她能马上回到学生时代,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讨论的话题就是当年谁喜欢谁,哪个女孩最好看,哪个男孩最有才华。” 比如联大课堂,虽然给同学们上课的都是名人,但杨苡却说,女生们最期待的是闻一多和陈梦家,因为他们是有名的新文学家,“好像只有朱自清是讲新文学,讲白话散文,和他课讲得拘谨得很,我也不爱听。” 杨苡的客房里挂着一幅字,是她上世纪90年代初让好友俞律挥毫留下的两行鲁迅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相比于传奇与成就,杨苡更看重她的“日子”,及其承载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世情。一百年风风雨雨,杨苡在口述自传中总结自己的生命旅途,她说:“人生值得一过。”

“清澈的读者 是浓郁的朋友”

李海卉 木心先生说“清澈的读者,便是浓郁的朋友”。在阅读里相遇,相似的阅读是我们认出彼此的信号。 2023年,将近一月,你的新年读书计划开始了吗?你期待的好书开始读了吗?在每年年初,人们都愿意制订阅读计划,好像要以时不我待的心态完成灵魂的进阶,这就是心理学家安德斯·艾利克森说的“新年决心效应”吧。

书店永远都在播种渴望

书店是一种药或一帖处方,也是一座秘密花园,《世界在书店中》是十几位作家写给书店的“温暖情书”。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去过不同的书店,都在书店有过非常美妙、神奇、邂逅,与书籍、作家的相遇,与富有个性的店主交流。这是一本集结了作家们关于书店的回忆之书,这本书不是世界书店指南,而是作家对书店的私人记忆,对他们而言,书店是一个既是灯塔也是故乡的地方。 《世界在书店中》是由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亨利·希金斯选编,在他看来,“选择一本书,爱护它,也是一种小小的自我超越。”书中谈到朱利安·巴恩斯回忆他十几岁那段时期,发现了占有书籍的兴奋和意义:“拥有某一本书——就是你挑选的书——就是定义你自己。”而书店,它一直是一个那样的存在——“永远都在产生新的渴望,永远都在我们心中播种渴望”。



读一座城 和城中人的故事

每个匆匆行走在城市中的人,都有一段故事,芸芸众生构成了一座城市的魅力。我们应像《仰望与被遗忘的》一书的作者一样去观察,去感受。书中所描述的对象都有独特鲜明的个性,作者完全站在了幕后,这就是盖伊·特立斯广受赞誉的非虚构书写的风格。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一位作家总会有些自己钟爱的话题和题材,这些东西在他的创作生涯里出现和再现都是难以预料的。作家的写作技艺在不断完善,但他的那些幻想却依然如故。” 特立斯以犀利的眼光打量着他生活的城市:面目模糊的人潮中不为人知的奇闻轶事,镁光灯下的明星转身之后的尴尬境遇。俱乐部门口的擦鞋匠、高级公寓的门卫、公交车司机、大厦清洁工、建筑工人等,他用精准的笔法展示了城市风貌,带我们去读一座桥、一座城和许多人。

中国传统色彩之美藏在哪里

陈华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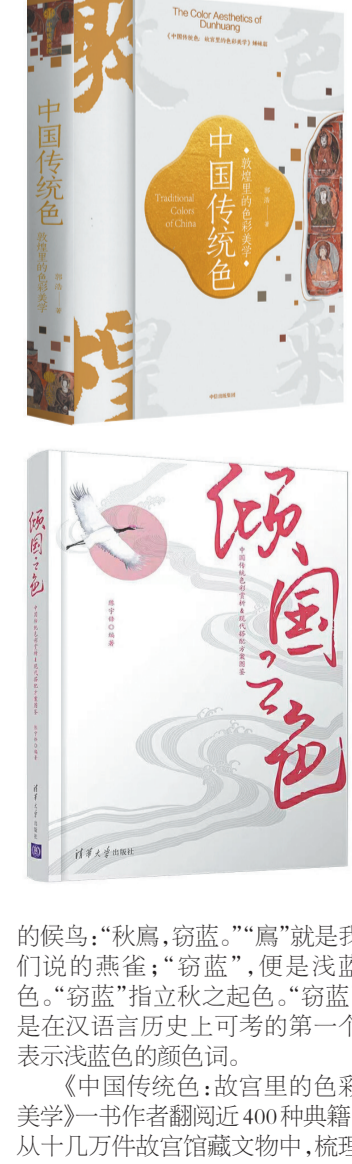
202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演的《满庭芳·国色》,将中国色彩惊艳绝伦地呈现在大众面前。缱绻的桃红,素雅的凝脂,绚烂的绀叶,冷静的群青,稳重的沉香……每一种国色,不仅是一个色号,更代表了国人的气质,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之魂。中国传统色彩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历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民俗风情、艺术思想与审美观念的缩影。 近年来,研究中国传统色彩文化的书籍纷纷亮相,《中国传统色彩:故宫里的色彩美学》《倾国之色:中国传统色彩赏析&现代搭配方案图鉴》《中国传统色彩:敦煌里的色彩美学》《敦煌山水画史》等书的出版,进一步引发了国人对传统色彩深入找寻的兴趣,中国传统色彩在书中也得到了美妙的注解。

传统色彩名称的意境美

中国传统色彩色域广泛,华夏先民以青、赤、黄、白、黑与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相联系,形成了独有的五色论。与传统色彩相伴而生的莫过于那个如诗如画般的色彩名称,形成了千百年来独具特色的中华色彩文化。桃红、凝脂、绀叶、群青、沉香、胭衣、松花、麝香、沧浪、缃云……这些传统色彩的名字,都美成了诗,美成了画。 中国传统色彩浩如烟海,遍布于诗词、典籍、史书中。古人对于色彩的描述,篇目繁多。李白曾写道,“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用“朱颜酡”几个字描

■提示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懂得使用色彩的民族之一。近年来,学者们致力于梳理传统文化与东方审美视角下的中国传统色彩谱系,潜心研究中国传统色彩的源流,引发了国人对传统色彩审美的重视。 “一寸颜色一寸心”“国色”出于东方生活智慧、民族审美基因,以色彩角度展示中华美学的瑰丽,激发了国人创造的灵感,是极其珍贵的审美宝藏。我们可以透过文化学者们研究传统色彩色彩的书籍,探寻中国色彩的文脉。

述像胭脂色一样的颜色,类似女子饮醉后脸上泛起的红晕。屈原的《招魂》中,也写到这样的词句:“美人既醉,朱颜酡些。” 中国传统色彩中的“绀叶”,指的是嫩黄绿色,早在汉代就已经得到命名。“绀,桑也,如桑叶初生之色也。”东汉经学家刘熙在《释名》中描绘了桑叶刚刚冒出新芽的嫩绿色为绀叶色。 张爱玲的笔下传统色彩名称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倾城之恋”里白流苏的“月白蝉翼纱旗袍”;《金锁记》里曹七巧的“玫瑰红绸夹袍”“孔雀蓝袍子”…… 窃蓝、牙绯、朱颜酡、洛神珠、藕丝秋半……这些让现在的我们感到陌生的词,都是祖先们赋予色彩的浪漫名字。《尔雅》里面讲农耕



出了完整的384种中国传统色彩。根据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甄选了应时节气色彩的96件故宫文物,以手绘方式呈现传统色彩之美,复原出令人惊艳的中国传统色彩色谱。

敦煌壁画色彩与美学

敦煌,可以说是由色彩构成的奇迹。《中国传统色彩:敦煌里的色彩美学》一书从色彩角度展示敦煌美学的瑰丽:108幅敦煌壁画彩塑摹绘,37座洞窟,12段历史与艺术的时空交集。文化学者郭浩用72例敦煌色搭配范式,提炼了“敦煌色彩谱”,按照时代顺序编制,直观展现不同时代的敦煌色彩变迁,以色彩呈现千载敦煌的美学历史。 敦煌壁画千年不变色是我们今日还能够研究敦煌色彩的重要条件。敦煌色,是颜料,更是时代特色。敦煌壁画依靠它绚丽的色彩,不仅将壁画的美感呈现,还把那个时代的文化、经济的繁盛一一展现。敦煌常用的矿物颜料包括土红、朱砂、铅丹、密陀僧、铜绿、石绿、石青、青金石、土黄、雌黄、铁红、群青等。因为同一种矿物颜料在精制过程中就会出现若干种色值,不同产地的同一种矿物颜料又会出现不同的若干种色值,所以不同矿物颜料混合调制出来的颜色千变万化。 在高温度和高光照射条件下,铅丹会从橘红色变为棕黑色、黑色,这是敦煌洞窟里很多石像显现黑色面孔、黑色皮肤的原因。 隋朝时青金石的使用达到顶峰,当时敦煌洞窟的全部蓝色颜料都是青金石。石青、浅朱、丹

红、紺青……在风蚀尘剥中,这些颜色承载着千年的传说与史迹,使我们今天凭借这些色彩,在脑海里勾画出舒展的飞天与灵动的神鸟,这是我们关于中华美学的共同记忆。

色彩呈现不同朝代风貌

从中国的色彩出发,能够溯源国人独特的审美表达。《倾国之色:中国传统色彩赏析&现代搭配方案图鉴》一书从“论色”“品色”“鉴色”“配色”不同角度,论述中国传统色彩的色观,对100余种传统色彩分别从源头历史、政治文化等层面进行解读,探寻中国色彩的脉络。 《中国传统色彩:敦煌里的色彩美学》中描述由于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绘画风格和颜色基调各有不同,所以在敦煌壁画的色彩和表现力上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各个朝代的特点——北魏浓郁、西魏清雅、隋唐明艳、五代绚丽、宋代温和。 盛唐时期的壁画,色彩典雅绚丽,丰厚而不失庄重,线条飘逸又能清晰表现主旨,这个时期的壁画水平达到了敦煌壁画的巅峰。到了敦煌壁画的晚期,在色彩的运用上更加温和,色彩也逐渐处于次要地位,壁画以表现内容为主。在颜色运用中,可以看到对经济繁荣与历史的变迁。 中国传统色彩,每一种颜色的名字都别致,每一种颜色都从自然万物中衍生而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色彩之美就藏在天文历史、诗词歌赋、传统工艺和国人的艺术创造与生命情感之中。

“思想才是真正的主角”

《观念的跃升》是一部大部头历史著作,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的作品。阿梅斯托的研究广泛,涵盖海洋史、环境史、思想史、全球史等多个领域,出版过《世界:一部历史》《吃:食物如何改变我们人类和全球历史》《大探险家》等。 这本《观念的跃升》试图跨越科学与人文、考古与历史,提供一幅我们的思想观念从何而来的全面画卷。大视角下纵观20万年人类思想史,领略人类知识的全貌,从而重新认识我们自己。“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思想才是真正的主角。思想既是人类攀升的关键能力,也是人类生活方式变化和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对于现代人而言,我们现在赖以生活的基本思想工具,都是在上万年的历程中发展起来的。如果要真正了解人类历史和我们自己,就要直面思想的发展和观念的跃升。” 波兰作家辛波斯卡在《非必要阅读》中讲道:“我觉得读书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伟大的消遣。”他还描述了一本书在手的人的自如状态:“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读一半就放下,拿起另一本书,从结尾逐渐读到开头。他可以在并不可笑的地方大笑,或突然在将他终生难忘的文句面前停下。”这才是爱书人的佳境。 2023年让我们在书店邂逅,在书中相遇,“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我们都在世界中,而更大的世界在书中,用阅读抵御时间的无涯。那么,清澈的读者,是你吗?